



在中國神學研究院，鄭順佳博士很少提及他的眼疾，大概每學期說一次，就是在開課時，他會向學生道明，日後交功課時請用較大的字體印出來，方便他看；此外，如果在街上遇見他，打招呼時請大動作一點，否則他可能視而不見，你還以為他目中無人。

青光眼已追隨了鄭博士多年，這個致盲眼疾，慢性的可以不動聲色地進展，到發現時往往已是中晚期。鄭博士是在八年前打球時，多次察覺到發球後卻看不見球的蹤影，直至球咚聲墮地他才恍然，於是意識到視覺上有不少盲點，檢驗後證實患上青光眼已有一段時間。

青光眼收窄了他的視野

這個眼疾先導致兩旁視覺受損，視野收窄，日久視覺可能全失。現在鄭博士的視力餘下約百分之十，只能靠每天滴藥水來控制眼壓，並定期讓醫生檢查。

「我四周都是盲點，」鄭博士說，「過馬路時，別人微轉頭已看到左右的交通情況，我卻要整個身子轉向左、轉向右才看到。迎面若有人背光而來，我也看不清容貌。晚上若街道稍暗，而車輛沒有亮起車頭燈，只開兩旁的小燈，我就看不見車子。」然而他盡量不讓生活受影響，照常看書、寫文、教學，對這些要求沒有減少。「只要當我看不到別人時，別人不會以為我『高貴』就行了！」他笑著重申。

主權在上帝手中

驗出青光眼的初期，他上網找有關失明的資料，心裡不禁問很現實的問題：「盲了怎辦？可以做什麼？將來是否連上網也會有困難……？」但同時他又有這樣的感想：「盲了，就是說我事奉的日子夠了，上帝用完我囉！主權在祂那裡，祂要我停，我就停囉！」

今天他繼續用仍有的視力去工作，但畢竟會較容易累。「有時不憤氣，明明從前可以做更多的呀！不過，此時此刻就要學習接受自己的限制，雖然時不時仍要挑戰自己：能否多做一些？」他的「多做一些」，包括在講學和講道之外關注香港性倫理、社會文化、信仰與學術的整合等。有時他會衝過了頭，又要休息。

信仰開闊了他的視野

有人說，見到鄭博士就想起「書生」和「儒者」，他溫文爾雅，記者過去曾聽他

鄭順佳的靈魂之窗



● 編輯室
cmanews@cmacuhk.org.hk

兩席話，羨煞他學貫古今，出口成章，詩句隨手拈來，令人如沐春風。萬萬料不到這位書生、儒者，中學時期竟甚厭惡文科！只怪當年的文科老師太注重背誦，背不上就罰，弄到他視文科如畏途，直至他在港大信主。

「信仰開闊了我的眼光，領我進入一個遼闊的天地，擴張了我的欣賞能力，我開始涉獵人文學科和神學。對中國文化的興趣，則始於讀中神時（1983-1986），有一回梁燕城博士來學院講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』，自此我對這方面多留意，多閱讀。後來再到外國進修，寫論文時其中一個人物是當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，便多讀他的著作和相關的人物。其實我不是真的在這方面有什麼學識，只是東看看、西看看，這裡抄抄，那裡抄抄。」讀者們同意嗎？

隨遇而安

對視力減退，他抱這樣的態度：「很多時候，失去一些東西，一方面是一個學習放手的功課，一方面是開啟另一道門，去探索自己從未想過的境界，這也豐富了人生。例如我很喜歡看電影，有朝一日失明，沒機會再看，就要學習放手，可能到時會培養別的興趣，發掘生活的另一面。」

當下他繼續工作和享受，看到精彩的電影，便興致勃勃地找原著來看，如《科學怪人》、《歌聲魅影》、《孤星淚》、《傲慢與偏見》、《蒼蠅王》等。「這是我這個前理科生以往錯過了領域。」他笑說。

面對未來，倘有一天視力全失，可能有一段時間捨不得，要適應，但靈魂之窗仍會明澈、敞開，迎向一大片等待發掘和欣賞的境地。

（鄭博士於康怡堂聚會，是中神副教授，教學及研究範圍包括教義神學、基督教倫理、當代思潮、中國文化，著作有《唐君毅與巴特》、《天理人情》。）



陶恕的治「心」妙藥 ——《渴慕神》

● 張玫珊



書名：《渴慕神》
作者：陶恕
出版者：宣道出版社
頁數：116頁

聖經特別重視我們的「心」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「心」發出。人的心到頭，距離好像只有一肘；但在屬靈的實際上，卻可能十萬八千里之遙。

許多人(包括筆者)信主之後，隨著

在教會裡的活動(團契、崇拜、服侍)、個人的讀經、禱告漸進入正軌，便開始出現因循(形式化)的危機。這些人表面看起來，滿腦子聖經的知識，並且熱心參與各種事工；但夜深人靜時，捫心自問，似乎身陷一連串「好像」都與神有關的活動中，卻將神撇在一邊。「枝子連於葡萄樹」的生命關係一直只停留於理論，裡面的人(inner being)卻經常枯乾。

陶恕(A.W. Tozer)犀利、準確地看到此中問題，薄薄的一本《渴慕神》(The Pursuit of God)成書於六十年前，如今捧讀，熱切、真摯、激越的言詞撲面而來，頁頁觸目心驚，令人肅然反省。他指出「在今天我們並不缺乏按正意分解基督道理的人」，所缺的是「神臨在的見證」。正統或正確的見解並不能保證「正確(對頭)的屬靈心態(right spirit)」，他甚至引用衛斯理的話：「……人可以對神沒有愛，也沒有正確的心態，而對於祂卻仍有正確的理解。撒但就是一個例證。」

如何跨越從頭到心的距離？陶恕作為過來人，嚮導似的現身說法，藉著一篇篇短文，

分享自己的切身體會——「一種最喜樂、最奇妙的真實屬靈經歷」，循序漸進地帶我們進入此一幽徑，超越了宗派，與各時代的聖徒、屬靈偉人一脈相承、遙相呼應。

陶恕呼籲我們每個人進入密室，學習單獨面對神，安靜等候祂。他說：「餵養人靈命的不是一單憑字句，乃是要神自己。除非聽眾在個人經驗中找到了神，否則即使聽見真理也不得著什麼益處。」正如耶穌當年看見宗教徒只顧查考聖經，不禁感慨道：「……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然而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。」(約五39-40)

神切盼向人彰顯祂自己，摩西就大膽地對神說：「求祢顯出祢的榮耀給我看。」(出三十三18)陶恕認為，基督徒不能只把目標放在初步的「接受」基督，停留在「稱義」的地步，一生不過是愛上了一個理想，僅僅忠於一種教義而已，滿足於在一種不完全的基督徒生活經驗中糊塗摸索，只接受別人的概念，模仿別人的生活，沒有自己的體驗，不求神更進一步向我們顯現，好像「得救了」，卻對神不飢也不渴。他呼籲：要在屬靈的實際經驗中「進入幔子裡面」、「進到神的面前去」，用心靈的眼睛看見那奇妙聖者，追求看見、認識神無限的榮耀和豐富。

陶恕提到人屬靈的「感受性」和「覺醒性」(spiritual receptivity, awareness)固然是神的恩賜，但我們憑信心接受了，就要一直注意培養、發展它，學習聆聽現在正說話的神，順服神的靈，肯對祂的感動有反應。

論到「望」與「信」的關係，陶恕教我們常舉起內心的眼睛，去接觸(meet)神無所不見的眼睛，在心靈裡不斷注視著祂，操練「靈魂的注視」(The gaze of the soul)，形成一種從內心仰望神的習慣——有此為基礎，一切的崇拜和教會活動才產生意義。

《渴慕神》這本小書，有如一服良藥，所對之症是一普遍痼疾，最宜基督徒留在手邊，經常拿來重溫，一邊讀、一邊默想、調校自己的心——以渴慕的心，常活在與主的相交中。

(作者於北角堂聚會)